

批评话语分析与会话分析

霍 红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 批评话语分析与会话分析是语言学中常见的概念, 均与话语深度相关, 然而话语并非指会话话语, 而是集会话、语篇、社会话语等多种形态的话语集合。批评话语分析揭示话语和权利、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关系, 解构社会体制; 而会话分析重在研究语言的序列和嵌入。话语具有多模态性, 对话语性质的判断可依据一定的参数, 话语的本质不尽相同, 这几个方面也可用以区别批评话语分析与会话分析。

关键词: 话语; 批评话语分析; 会话分析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5)05-0109-06

我们提到的“话语分析”常表示会话分析, 如何兆熊的《话语分析综述》^[1]其实是对会话分析的综述, 实属狭义的语用学领域的研究。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指代自然话语中会话的概念, 但在话语分析的领域里, 话语则分为话语(discourse)和语篇(text)^[2]。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DA)与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简称CA)是语言学习者熟悉却又容易混淆的概念。鉴于话语分析多以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存在, 本文将重点比较批评话语分析与会话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异同, 以期鉴别视听、道之以道。

一、话语的多模态性

1. 超语言的话语

话语与语言始终交织纠结、相互建构。语用学告诉我们, 语言是行为方式、也是社会实践。根据语用学中语言的功能, 可以简要地说, 话语(discourse)则是社会实践中的语篇(texts)和

话语(talk/utterance), 是人之行事(方式)。正如Potter定义到:“话语分析应致力于研究社会行为中的语篇和话语, 其重点不在诸如词汇、语法体系、语言结构的不同以及表达的变化规则等语言问题上, 而是互动的介质; 对话语的分析变成了对人行事的分析。”^[3]可以说, 话语既是语言的问题, 又不是语言的问题, 未曾脱离语言而独归, 但重心不在语言。“话语不否认物质现实世界。”^[4]因此, 语言发生的客观场景或语境也是话语。话语究竟如何界定?

话语总是与某些维度相关, 这也是语言发生的意义所在。话语的类型不仅是语言的重新组建的结果, 也是了解话语的概念的重要路径。

(1) 话语的行事性

Gee提出的当我们说话或者写作时都一直并同时构建的7件事或7个领域的“现实”^[5]¹², 即:“物质世界的意义(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aspects of the material world)”、“活动(activities)”、“身份(identities)”、“关系(relationships)”、“立场与策略(politics)”、“联系(connections)”、以及“符号系统

收稿日期: 2015-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YY137); 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27783004012169)

作者简介: 霍红(1977-),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语用学和语用翻译。

与知识 (semiotics)”。本文借以构建话语的维度,语言与语境具有相互构建的关系。说话或写作时,我们挑选话语去适应交际场合;同时我们说的话或者写出的内容又反过来构建语境。^{[5][11]}话语必定存在与一定的语境,但语境不是话语,只有当用语言来构建以上的“几件事”之时,才产生话语。

如果我说“VIVO 在手机中加载了病毒软件”,这表示我认为病毒软件是 VIVO 故意加上去的,应该为此承担法律后果。但如果我说“VIVO 的手机中加载了病毒软件”,这表示我认为 VIVO 并非有意加载病毒软件在其手机上,因此责任较小,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也较轻。“我”说的两句话,虽句子真值相同,但措辞不同,便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他们分别是不同的话语。他们成为话语的原因,究其缘由,便是用语言行事了,更一步地说是表达了立场和态度。由此,使用中的语言便构建了话语。

(2) 话语的不同分类

根据 Organon 模式中语言的 3 种功能,话语可以分为信息类话语(informative discourse)、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和论述话语(argumentative discourse)3 种类型^[6]。然而语言的功能并非单一显现,通常 3 项功能可同时作用。例如,“她的嘴唇比正常人要红”这一句话中既给出了“她的嘴唇红于正常人”的信息,又同时具有叙事功能,并同时蕴涵“她的身体处于异常状态”的症状论述功能。因此,按照语言功能而进行分类的话语类型容易引起混淆。对话语的分类,应遵照“经过变化和变体的话语的特征”^[7],因为这些特征相对稳定。正是由于这些稳定的话语特征,我们才能谈及话语类型。^{[8]3}

Dooley & Levinsohn 提出,话语通常在以下 4 个维度有所不同:话语产出的手段(means of production)、话语的内容(type of content)、话语产出的方法(manner of production)、以及话语的产出介质(medium of production)。^{[8]3-4}其中话语的产出手段主要指发出话语的人的数目,内容是语篇体裁,方法是指话语的风格和语域,话语的介质主要区分为口头和书面。Longacre 认为,忽视话语类别的语言学家只会以失败告终。^[9]因此,对于话语类型的区分,是通往语言研究的必经之路。话语根据话语的方式区别,可以分为:独白和会

话、书面话语和口头话语、文学话语、专业话语和日常话语、网络话语、多模态话语等。

2. 建构性的批评话语路径

Fairclough 把话语的分析方法分成两类:“非批评性的(non-critical)”和“批评性的(critical)”。^{[10]12}批评性话语分析与非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解释性和批判性,而并非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批评性话语分析“解析出权利和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建构、以及话语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信仰等的建构作用”^{[10]12}。

批评话语分析是从批判的视角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而透析社会的研究路径,不再是普通的话语分析,与日常语言的对话结构等不再同行。Martin 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话语分析路径,它关注社会上的不平等以及用语篇来了解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法。^[11]Van Dijk 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就是立场明晰、观点不随波逐流,并试图解释、揭示并最终抵制社会不平等。^{[12]352}批评话语分析是主要研究社会权利错用、权利支配以及权利的不平等。

二、话语性质的判断参数

话语分析和语用研究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分界线本来就不是很清楚,话语分析家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完全游离在语用研究的范围之外的^{[13]307}。许多话语分析的专著(Hatch, 1992; Brown & Yule, 2000; Dooley & Levinsohn, 2008; Wood & Kroger, 2008; Renkema, 2009; Gee, 2000; Widdowson, 2012)中均有对会话分析的专门论述,这表明会话分析是话语分析的重要部分,而会话分析同时也是语用分析的重要手段。话语性质的判断可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学科属性之类同

话语分析源于哲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学理论,并在人类学、传播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中也迅疾发展并作为研究方法而广泛应用,当下的话语分析既被应用于多种学科,又同时是一种跨学科的学科。^{[4]18}话语分析既是研究领域,又可以作为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方法,尽管话语分析研究的目标并非言语交际本身,但在语用学中亦得到运用。可以说,批评话语分析属于广义的语用学范畴。

与话语分析一样,会话分析不仅是一个研究的领域,也是一种分析方法。语用学研究会话结构的目的是要通过探索自然会话的顺序结构来揭示会话构成的规律,解释会话的连贯性。^{[13]305}何兆熊认为,对会话结构的分析很难说是属于哪一家的专门领域。^{[13]305}然而,笔者所见与之相悖。根据前篇就话语类型的分析而断,会话分析仅为话语分析的偏枝末节,并非其重要研究对象。较之于语用学的关系,相比更近。源于哲学的语用学最初对语言意义的探索便始于日常语言——会话。Grice 关于意义的论文《逻辑与会话》,分析的是会话中的含义以及会话原则;^[14] Searle 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同样开启于日常会话语用。^[15]可见,对会话的研究是语用学之本。正如 Thomas 对语用学的定义为“言谈互动中的意义”^{[16]22}一样,语用学是建立在会话分析之上的学科。会话分析是语用学的重要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领域……语用学研究者如果不搞会话分析,就像盖大楼不打地基,会最终失去立足之本。^[17]笔者认为,会话分析是一种研究框架,可以为话语分析所用,也可用以语用分析,但基于会话分析与语用学的渊源。

因此,话语分析也好,会话分析也罢,均与语用学关系密切,既是研究领域,又是分析方法。

2. 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

会话分析旨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研究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关系”^[18]。话语不仅折射、并同时建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10]3}。话语的本质具有社会功能性。因此,话语研究往往通过对语言形式和语境的分析去挖掘话语中所蕴含的规则、策略、目的。话语分析主要为“揭露、解析并反思个人、机构、社会或文化的问题和矛盾”^{[19]9},其目的是“要关注、揭示、反思或评价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或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实际发生的,特别是那些具有现实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甚至寻求创造新的演说方式”。^{[19]10}

3. 描述性的 CA 和解释性的 CDA

会话分析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主要拘泥于会话框架的研究,因此无疑主要以会话架构描述为主,属于描述性研究。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会话的语用研究从静态描述发展为动态研究,开始对交际动态过程及交际双方语言使用的内在

动机进行关注。坚实的语用学理论应该能够为人们的语言选择提供解释;应具有解释性的力量^[20]。会话分析研究的重点是语言的意义,批评话语分析力图“描述语篇、诠释语篇与互动的关系、解释互动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揭示话语的内在原因^[21]。后者的研究对象也好、研究目的也好,无不表明话语分析的解释性,而非描述性。

4. 研究方法之对比

(1) 归纳法与分析法

会话分析是由一群社会学家 Sacks、Schegloff、Jefferson 等民族方法论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开创的。民族志(ethnomethodology)研究民族即社会成员自身产生和理解社会交互作用的各种方法。在研究中,他们用录音和记录等手段收集大量的自然会话语料。会话分析往往没有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实证的研究方法。会话分析是通过对大量的自然会话材料的分析而发现会话范式,实质上是一种归纳法(inductive)^[22]。而话语分析首先需要确定话语的类型,再运用语言学、修辞格、民俗学等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对所选材料进行功能性的分析。至于话语类型的确定,还需要凭借直觉、知识的积累以及理论经验,而在会话分析中,“研究者利用自己的常识来理解所要分析的会话片断”^[23]。归根结底,会话分析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话语分析则注重分析现象中的原因。

(2) 共有参数以及不同的关注点

“对于‘话语’一词,不同学术背景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认为,其基本的着眼点和研究要求应该是明确地、系统地对待人类自然语言符号的使用及其与语境的关系。”^[24]语用学关注的是“说话人等交际主体如何根据语境条件去使用语言,传递字面意义以外的语境信息或语境意义,以及听话人如何根据语境条件去获取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信息”^[25]。会话本身构建了“即时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在会话互动中为传递以及获取信息不可避免地需诉诸于“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26]。显见,语境于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均是重要的研究路径和意义构建的重要参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人们已开始研究会话的结构模式、语序、邻近语对、话步、插入语列、角色关系……,长期以来人们惯于用会话分析来概

括此类研究^{[27]204}。会话分析的重点在于其过程的结构、框架。然而,话语分析“一般通过用词、句法、言语行为、篇章或会话结构、叙事体、论辩和解释结构、修辞(如比喻、讽刺)等”手段进行。^{[19]9} 话语分析者一般认为,话语者受社会状况的影响,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关注点、价值观、视角、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立场、目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排除、排斥或诋毁其他人不同的话语,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效果等等。^[24] 这与 Gee 所提出的话语分析的“七件事”^{[5]12} 异曲同工。可见,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社会关系有关,从此便与政治有关、与意识形态有关。Van Dijk 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着重于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研究,尤其是话语结构演绎、巩固、(在法律上)认可、再现、或质疑社会上权利和统治的关系^{[12]353}。从而,批评话语便与政治、文化如影随形,不再染指日常语言。

会话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莫过于两者的关注点。会话分析是话语分析的一种,只言会话;批评话语分析亦是话语分析的一种,但它与权力、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历史关系密切,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话语是一种社会行为^{[28]271-280}。

(3) 研究路径之别

正如两者的学科所属的局部重合性,他们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会话、访谈等言谈是一种口头交际,涉及多个参与者的互动式交际……长期以来会话已成为语用学、话语分析的主要对象之一^{[27]204}。话语分析也好,会话分析也罢,会话、访谈等言语交际均为其主要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路径。显然,会话形式是会话分析的唯一研究路径,而对于话语分析而言,会话则仅为路径的一项。施旭总结了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为:“手机文献、访谈资料,观察分析历史和文化语境,分析谁(不)在说话,(没)说什么,如何说的,运用了什么样的媒介,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别人如何说等等。”^{[19]9} 话语分析较之于会话分析,不仅限于人与人的互动,更是人与社会的互动。

三、话语的本质究源

相异于形,必相异于质。苏格拉底认为不论在生命的哪一部分,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地去超越

错误的肤浅表象(appearance),掌握真正潜藏的实在(reality)^{[29]10}。这就是哲学存在的意义。任何两项相近的事物都有着各自的内质,我们需要透过外表,追寻本质。

1. 主观客观之异

会话分析旨在对于话论转换(turn-taking)、话权(floor)保持等会话现象的描述,借以揭示会话双方(或多方)的人际关系。话论转换是一种社会行为,按照某一社会群体成员认定为惯例的局部管理体系(local management system)进行^[30]。话论转换、话权失衡则会打破会话惯例。将会话进行客观描述是揭示、解释交际互动双方关系的重要依照,会话分析的客观性是其存在之根本。

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对它进行研究,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是有意义的,每个解释者可以选择一种能使他获得他感兴趣的信念的角度。^{[31]66} 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兴趣于何,便会从何入手进行研究。因此,话语从来不是客观的话语,它生而具有主观性。无论话语分析者从何兴趣点探究话语、分析话语,价值观也好,社会意识形态也好,均无法脱离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以及个人对社会甚至是历史的体验而对目标话语进行判断——这便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内在特质。

2. 哲学本质之异

(1) 关注本体的会话分析

“揭示活动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世内存在者成为被揭示的东西,自主第二位意义上才是‘真的’,亦即进行揭示的,乃是此在。”^{[31]38-39} 语用学聚焦于“语言互动中的意义”^{[16]22},无论诉诸于语境还是交际的协商性互动,探寻内在的意义所在才是语用学的目标——话语下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真正的会话意图潜在于听起来并非表达该意图的话语中。该话语仍然为真正的会话意图的住所。语用学仍然在揭示第二位的“真的”存在,因此,是一种本体论(ontology)研究。

会话分析,作为语用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同样解析人际互动的意义。进一步来说,根据前文所述,会话分析以一种基于大量自然话语来推导会话结构的框架,以对结构的描述为主,并非植入任何预设的理论,实为一种对事物存在——即“是什么”的探知。

(2) 基于认识论的话语分析

认识论就字义而言意味着对知识的研究。认识论研究主体如何认识事物、主体认知的界限何在、知识具有哪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哲学发展的语言转向意味着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关注。话语不仅是通向社会世界的途径,也是社会世界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话语的分析,我们了解社会。然而,“我们研究话语如何建构现象,而不是话语如何反映现象”^[18]。施旭也认为,话语分析是不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对社会事件的认识。^[24]可见,话语分析的重点不是关心某话语的本身是什么。与会话分析相悖,话语的本身并非话语分析的终结。

① 笛卡尔的怀疑方法

在哲学上开始提出新认识论的哲学家是笛卡尔。笛卡尔认为:“和我认为显然是错误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应该不要轻易相信,因此只要我在那些东西里找到哪管是一点点可疑的东西就足以使我把他们都抛弃掉。”^[32]他的这种思想基调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生平著作的基调是彻底扬弃一般公认的看法、确证的理论和古人的权威,形成一个完全个人注意式的坚持,只接受他自己理性能够证明是正确的真理。”^{[29]47}这正是笛卡尔认识论的基础——对权威、前人、已确立理论、观点的怀疑。

② 批评话语分析的怀疑本性

认识完结于不断的反驳、反驳之前的反驳。笛卡尔的“怀疑”方法推动了认识论的转向。其根本规则是:“不要接受任何我没有清楚认知的事实为真。”^{[29]49}这亦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宗旨所在。批评话语分析正是在对话语的挖掘与剖析中,开启对目标话语的怀疑和批判——这是其本性。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33]。这便是批判话语分析的工作目标:谁在说话?说些什么?

批评话语分析的怀疑、批评的方法正是认识论方法,人类以此不断批评存在、反驳谬误、更正认知,在“反驳、再反驳”的过程中不断认识社会,进而重新构建社会。这便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本质。

话语并非单指会话话语,而是集会话、语篇、社会话语等多种形态的话语集合。批评话语分析是从“批判”、“批评”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利、意识

形态、价值观等的关系,从而解构社会体制,批评的重点是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体现方式,与会话分析有诸多不同。其中,最为内在的不同在于两者的主客观性和哲学基点的错落分成。本文从外形至内质,从学科分属至研究路径,对批评话语分析与会话分析进行了综观地的比较,以期对话语分析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何兆熊. 话语分析综述[J]. 外国语,1983(4):5-10.
- [2]Widdowson, H. G. Discourse Analys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5-8.
- [3]Potter, J.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Way of Analyzing Naturally Occurring Talk[M]//D. Silverma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1997:144-160.
- [4]Wood, A. L. & Kroger, O. R.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for Studying Action in Talk and Text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 [5]Gee, P. J.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6]Renkema, J.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59.
- [7]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12.
- [8]Dooley, A. R. & Levinsohn, H. S. Analys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 [9]Longacre, E. R. The Grammar of Discourse (2nd edition)[M]. New York: Plenum, 1996:7.
- [10]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11]Martin, J. R. Close Reading: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 a Tool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Wang Z. 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158.
- [12]Van Dijk, A. 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D. Schiffrin, D. Tannen, E. H. Hamilton.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01.
- [13]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 出版社,2000.
- [14]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M]//Martinich, A. P.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3rd edition) [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156-167.
- [15] Searle, R. J.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30-57.
- [16] Thomas, J.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1995.
- [17]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08.
- [18] 詹全旺. 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建构主义认识论[J]. 外语学刊,2006(2):14-19.
- [19] 施旭. 文化话语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0] 何兆熊. 语用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123.
- [21]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9:109.
- [22] Levinson, C. S.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287.
- [23] 刘运同. 会话分析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11-117.
- [24] 施旭. 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31-140.
- [25] 冉永平. 语用学:现象与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 [26]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45-46.
- [27] 何自然.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8]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T. Van Dijk.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1997:258-285.
- [29] Wolff, P. R. *哲学概论* [M]. 郭实渝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0] Yule, G. *Pragma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72.
- [31] 涂纪亮.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32]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
- [33]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3.

On Differences betwee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HUO 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Jiangsu,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frequently met concepts, are intimately related with the depth of utterance. However, discourse in CDA does not refer solely to utterance, but more to a collection of conversations, texts, and social discourse. CDA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right, ideology, and value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social system and eliminate social inequalities eventually while the focus of CA is more on language sequence and embedding.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contrasts CDA and CA based on som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whether a discourse analysis is CDA or CA.

Key words: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versation analysis

(责任编辑 丛琮)